

艺思

美好的『萍水相逢』

丁立人

萍水相逢, 字字好看, 字字好听, 四字组合成词, 词义美好。萍水相逢, 无时不有, 无刻不见, 它的到来总是给人一个惊喜。萍水相逢, 来得偶然, 且以单个为多, 有时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到来, 其间或有关联。最近, 我就遇到三次有联系的萍水相逢。这三次萍水相逢的联系形式有些不同, 我试着分述于下。

2025年11月17日, 我的“烈火重生”瓷画展在上海瓊通艺术中心开幕。那天, 大厅里一张实木长桌子旁坐着多位座谈者, 其中有“朝花”的编辑。过去, 我看“朝花”是在报纸上, 此刻见到的是“朝花”人, 这是我与“朝花”的萍水相逢。

当时我听到, 过了年是“朝花”70周年。70年时间长呀, 我即刻问自己: 70年前我26岁, 当时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在记忆箱里一搜索, 有了, 那时我在杭州, 应园林局之聘, 要在岳庙组织画展, 展出浙江名家的作品。

办展征集作品难, 再加上我初到杭州, 一个画家都不认识, 难度自然更高了, 一时未免心中焦急。老话说情急生智, 有了, 快去找我的舅舅, 他在浙江省文联工作, 且管美术领域。于是我去文联找到舅舅, 把情况一说, 舅舅笑着说, 你来得正巧, 刚有一批画退回来了, 全是浙江名家作品, 且都已装裱好了, 你拿去一挂便是。真是天上掉下馅饼呀, 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么一来, 本来要大忙一阵的我, 即刻成了大闲人。时间多出来了, 我也不走了, 就在文联阅览室里坐定, 翻翻书报杂志。报架上挂着许多报纸, 其中有《解放日报》, 我看到报纸上的“朝花”二字。这是我与报纸上的“朝花”萍水相逢的往事。

当时, 我看到“朝花”二字, 觉得面熟, 经过回忆, 想起来了, 是在我表哥的桌子上看到的。表哥本来是学美术的, 后来转成文学, 终成中学语文老师。他喜欢现代文学, 好购书。他的书不全在书架上, 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 随意放书。我就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一本《朝花夕拾》。时为1936年, 我还是个孩子, 不知此书的作者是大先生鲁迅, 只知“朝花”这个词好美, 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深。这是我与书名上的“朝花”萍水相逢。

与“朝花”的萍水相逢, 体现在人、报、书上, 时间是2025年、1956年和1936年, 时间相隔分别为70年和20年。空间也是三个, 而不是一个, 上海、杭州、台州。因此可以说, 在时空上, 这个跳跃跨度也不算小。

2023年春, 我的画展在南京一个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 杨天歌先生问我: 南京有个当代美术馆很有特点, 想去看看吗? 我一听“当代”二字, 便生喜欢。会后, 他即陪我到北丘当代美术馆。这个馆我从未听说过, 更未见过, 这是初次见面, 是我与北丘当代美术馆的萍水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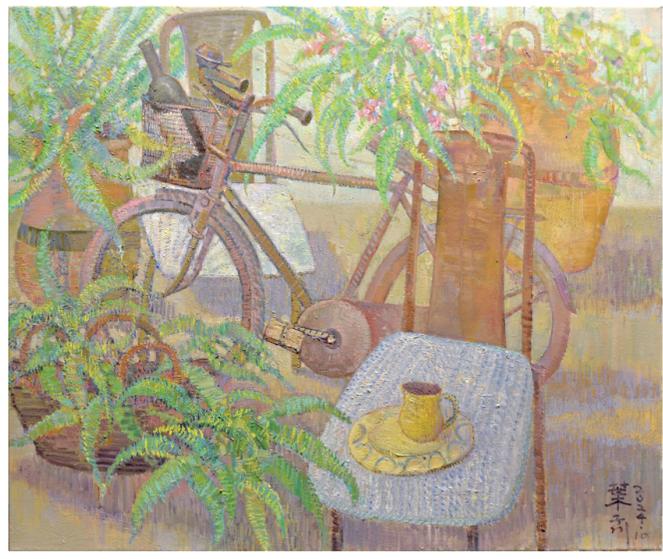
北丘馆的大门不大, 里面空间不小。一般美术馆的空间方方正正, 但这个馆的房间没有一间是方正的, 全是不规则的, 有三角形、菱形、梯形、船舱形。房间都没有窗子, 全是封闭

的空间, 像地下通道。置身其中感觉异样, 立时想到, 好一个拍电影的场所。尤其是拍惊悚片十分理想。若是加上些机关布景, 效果会更好。这是我与北丘馆空间的萍水相逢。

北丘馆的墙面没用涂料粉刷, 全是毛坯, 水泥本色。水泥质地肌理粗糙, 颜色有些灰暗, 时间长了, 水泥旧了, 墙面风化剥落的水渍斑斑, 若云烟缥缈, 活脱脱一幅幅抽象画, 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墨抽象画。每幅画都有一面墙这么大, 好大的气势呀, 好令人震撼呀。这是我与北丘馆抽象画墙面的萍水相逢。

房间不少, 我们一间一间地巡视。当我们下到一间地下室, 只见地面上堆着一堆堆垃圾, 大概是上个展览结束后遗留下来还未清场的吧。不过, 这一堆堆垃圾不是别的, 全是书刊、簿册之类的纸制品, 堆得大小、高矮不同, 有紧有松。这一场面, 用当下眼光去看, 无异于一件装置艺术。那么, 这是我与北丘馆这件装置艺术的萍水相逢。

在一个散得最开的纸堆里, 露出几本色彩斑斓的封面, 绘着两个人在打斗。对! 这是武侠小说。我是武侠小说迷, 我是听武侠小说广播节目长大的。这不是我童年最爱听的《西游记》吗? 《西游记》里神通最大的孙悟空斩妖除怪、为民除害, 这也是侠义心肠。只不过, 悟空是神猴, 侠客是凡人, 悟空是用棍棒代替剑客的剑罢了。地上的武侠小说仿佛向我闪出了剑光, 我眼前一亮, 这是它在向我招手。我被吸引住了。此时, 我所看到的只有书的封面, 不知书内故事, 这是我与这几本武侠小说封面的萍水相逢。



星期天 (油画) 叶子川



当时, 我就想把地上的书捡上来看看个究竟, 哪怕翻一翻目录也好。就在这感性念头一闪之时, 理性的理念立即出来制止: 且慢, 同行的还有杨天歌等人, 他们看了会怎么想? 会以为我是捡垃圾的。我终于没弯下腰, 伸出手去触摸这些书, 我是忍受着与心爱的书失之交臂之痛呀。不过, 我立即采取补救办法, 举起手机, 拍了照片。手机真好, 它不仅代替我的眼睛, 还把看到过的东西记录下来。回到家里, 我叫孙子牧儿网购了几本。不多久, 书果然来了。当我见到这些五彩缤纷的书封面时, 心情的舒畅不下于当时在北丘馆地上初见它们,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与这几本武侠小说的萍水相逢。

记得当时, 我一拿到书就迫不及待地捧读起来, 一口气读完它, 又紧张、又新鲜、又兴奋。这几本武侠小说我从未看过, 书中人个个生疏, 全是初见, 这是我与书中人的萍水相逢。书中人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许多, 是一大群, 他们的出场有先后, 使得我与他们的萍水相逢也就连成了一串。

2025年7月15日, 我的“萍水相逢”画展在北丘当代美术馆开展了。开幕式后, 观众进入展厅, 便会出现多种萍水相逢。

- (一) 观众与展品的萍水相逢——这种相逢不是一件作品对一个观众, 而是观众与作品交叉相逢, 萍水相逢的机会多了无数倍。
- (二) 观众与观众的萍水相逢——相逢的机会量同上。
- (三) 观众与作者的萍水相逢——作者愈多, 相逢机会愈大。
- (四) 观众与策展人的萍水相逢。
- (五) 观众与馆长的萍水相逢。
- (六) 观众与北丘馆团队的萍水相逢。
- (七) 我与几位对话艺术家的萍水相逢——策展人杨天歌为了增强学术性, 采取了以我为主、与7位青年艺术家对话的形式交流艺术。
- (八) 我与对话艺术家作品的萍

水相逢——以画对话, 这种交流是最直接的艺术交流。

- (九) 作者与北丘馆馆长的萍水相逢。
- (十) 北丘馆馆长与展品的萍水相逢。
- (十一) 作者与家具厂厂长的萍水相逢。
- 这个展览中, 作品的陈列方式不同于一般展品全挂在墙上, 而是移至展台。展台很长, 几乎占去整个展厅空间。展台是木制的, 由木制家具厂提供材料并协助制作而成, 厂长也是参与者。从环保的角度出发, 展台用废边木料制成, 用后回收, 仍可再用。
- (十二) 作者与“九曲桥”平台的萍水相逢。
- 展台被制作成“九曲桥”形式, 有回旋余地, 同时增加展台面积, 是策展人依照我的《萍水相逢九曲桥》作品上的九曲桥做的, 而我的九曲桥又是来自城隍庙的那座九曲桥。
- (十三) 观众与“九曲桥”展台的萍水相逢。
- (十四) 观众与家具厂厂长的萍水相逢。
- (十五) 家具厂厂长与展品的萍水相逢。
- (十六) 我与采访者的萍水相逢。
- (十七) 采访者与展品的萍水相逢。

四

我们往往把一个画展看成只是观众看画的单一行为, 其实不是这样, 其中所含内容不少。这么多的内容在一个空间里同时产生, 一个展览就会像一株大树, 枝繁叶茂, 开着花、结着果, 花是萍水相逢花, 果是萍水相逢果, 这花这果是数不清的。

在生命的旅途中, 萍水相逢不可缺少, 也不可能缺少。人的一生会有许许多多的萍水相逢。萍水相逢丰富人生, 充实人生。

行文至此, 我的窗前真的出现一株大树, 清风拂过, 大树发声: “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大树在吟唱萍水相逢? 大树在歌颂萍水相逢? 不, 大树就是萍水相逢树。

一种记录

前些时日, “海天无极——刘一闻作品展”于山东青岛举行, 这是刘一闻先生去年在上海海派艺术馆举办“超古步今”作品展的延续。两次作品展, 160余件书画篆刻作品, 包括中堂、对联、手卷、条幅、册页、扇面等, 全面展示了其近年创作的艺术风貌。刘一闻称, 这两次作品展是他从艺60多年来大规模个人展的“首秀”, 也是与同道师友们的交流。之所以选择上海和山东办展, 似也有因缘。山东日照是刘一闻的籍贯地, 而上海则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两座城市的文化交融, 孕育了艺术家的独特创作风格; 而齐鲁文化的厚植与海派文化的重塑, 也同时塑造了其创作上的超古与步今。

青岛展开幕式上, 刘一闻开宗明义地表示“青岛是我的第二故乡”, 因为那里不仅有他的至亲, 有他少年时代常来度假时的玩伴, 更重要的是, 青岛还有他的第一位篆刻老师苏白先生。在满怀深情的回忆中, 刘一闻述说了他当年才20岁出头, 经舅父介绍认识了苏先生, 而且他与苏先生是先通信后见面的。

说起往日苏先生给予自己的热诚帮助, 刘一闻至今心存感激。他们刚开始通信时, 苏先生就对尚未谋面的刘一闻“倾其所有”。20世纪70年代初, 苏章资料何等匮乏, 而印章资料何等丰富, 苏先生在第一封信中就列出自己珍藏的数册吴让之和赵之谦印谱原拓本, 表示只要需要, 都可以寄给他参阅学习。其后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汉印文字类纂》线装本、《金文编》手抄本、自己早年所作的《鲁迅笔名印谱》粘帖本慨然相赠。那时, 从上海坐船到青岛, 头天下午出发, 翌日午后方至。青年刘一闻参加工作没几年, 请假不易, 只能利用年假时间赴青岛拜访苏先生, 大多时间则以通信请教联系。

于是, 自1971年底始, 直至1983年苏先生因病去世, 师生间有长达十余年的书信往来, 他们评篆刻、论艺术、述生活, 无所不谈。此后, 学生逐渐成长, 成为国内印坛之翘楚, 始终不忘老师之恩。刘一闻常常回忆起这段与老师交往的难忘经历: “这12年无疑是我人生阅历中最为珍贵

的一部分。”虽然, 12年中他与苏先生两地相隔, 真正的见面也不过六七次, 但他用一生的思念来回馈先生。苏先生离开40多年来, 刘一闻写过多篇文章回忆和纪念先生, 每次去青岛必登门探望苏师母, 尽孝弟子之心。他发愿要为先生编一部印谱、出一本书。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和编订, 赶在苏白先生逝世30周年前, 由刘一闻精心编著的画套精装本《苏白朱迹》终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刘一闻还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跋, 全面论述了苏先生的篆刻艺术、人品风范以及他与苏先生过往请益的诸多细节, 字里行间情真意切, 读来使人动容。

《苏白朱迹》问世后, 刘一闻又情愫定下一个新计划, 那就是为苏先生再出一部书信文字集。其实那段时间他自己尚未退休, 每天博物馆有许多工作要做, 业余还要创作、完成稿约著文、参与全国艺术大展的评审等, 但苏先生的事, 他总是萦绕于心, 未敢懈怠, 稍有闲隙便来整理苏先生的书信文稿。12年来, 苏先生给他的信共有300多封, 他从中择选200多封, 将所有文字一一输入电脑。

对刘一闻来说, 每次整理录入文字的过程, 都是当时情景的一次再现。苏先生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83年4月28日, 落款为“英心(苏白的号)于病床上”。再读那封信时, 刘一闻捧着信的双手依然会颤抖。往事历历, 并不如烟。回忆与恩师的点点滴滴, 虽然时间飞逝近半个世纪, 但胸中之起伏跌宕依然如新。为了弘扬恩师的创作和艺术思想, 几十年来刘一闻践约守诺, 将苏先生的作品整理编著出版, 以作最好的纪念。此举堪比当年丰子恺为弘一法师创作《护生画集》, 每十年一册, 按时完成

对先师的夙愿。2023年, 是《苏白朱迹》出版第10年, 也是苏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 刘一闻编辑整理的《苏白书信辑存》于这年5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书首发仪式分别于上海和青岛——代表师生相接的两座城市举行, 场面隆重而圆满。90多岁高龄的苏师母来到青岛首发现场, 只见年逾古稀的刘一闻快步上前迎接搀扶, 恭敬如初。由此可见, 数十年山海或变, 但刘一闻对老师、对艺术乃至对青岛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 始终未变……

感念苏白先生『倾其所有』

管继平

请周恩来、叶剑英讲课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延安,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呼吁所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出路。7月17日,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的讲话, 明确表示,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争取和平, 仍会争取和平。

此时, 正在丰台进行战地报道的新闻记者范长江看到, 一节节车皮正在加紧运送日本兵。“中国的头等客车, 中国的司机, 开着中国人民血汗钱买来的火车头, 载着日本人的军队, 经过中国的领土, 开到中国的卢沟桥附近去打我们中国人!”接着北平、天津沦陷。

8月14日, 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遇有侵略, 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一天后, 日本宣布全国总动员, 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之间从此踏上不分胜负不罢休的全面战争。

武汉会战, 是继徐州会战之后发生在武汉外围的一次中日大战。

在上海沦陷、南京弃守之后, 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 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 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 只要攻占武汉, 控制中原, 就可以支配中国。于是, 日本御前会议决定, 迅速攻取武汉, 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尽快结束战争。

为此, 日本制定以攻守武汉为目标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 意在打垮中国军队的主力, 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著

志, 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先后调集了14个师团, 飞机数百架, 火炮数百门, 坦克装甲车数百辆, 军舰140余艘, 兵力总计30余万人。敌人兵分三路, 对武汉实行大包围, 左路在长江北岸登陆, 沿麻城、黄陂进逼京汉路南段, 形成对武汉的左翼大包围; 右路在长江南路登陆, 经阳新、大冶, 直逼粤汉路的北段咸宁、贺胜桥一带, 形成对武汉的右翼大包围; 加之日军沿长江水道的战舰配合陆上作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召集刘斐、吴石等在内的将领及军事专家在武汉也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 即“保卫武汉作战计划”, 决定确保武汉。1938年6月, 国民政府又制定了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和作战计划: 长江以北第五战区和长江以南第九战区联合作战, 保卫武汉。于是, 调动130多个师, 计100余万人, 迎击日军。

这时, 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 进一步加强合作, 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 大会庄严宣告: “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 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 为不屈、为人道、与

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 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 要巩固武汉为中心, 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 坚持抗战, 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 结束战争, 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在武汉期间, 吴石在幕后默默做着影响全局的情报工作, 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常向他咨询日军动态, 对日军的看法及我方应对的办法。

随着战事的进展, 国民党军更加认识到军事情报的重要性。蒋介石在台儿庄战役前的1938年1月27日参谋会议上指出情报的必要性, 强调说: “现在的战争是谍报战, 做好谍报才能战争得胜。到目前我们的最大失败是无能侦察, 情报不正确, 甚至没有资料无法判断敌情。因此, 在敌情不明中抗战, 一再失败。”为此, 1938年8月, 军令部第二厅在武汉珞珈山举办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 作为情报专家的吴石当之无愧地取得了办班的差事, 苏联情报专家、军事顾问

瓦西诺夫等也参与办班。在办班时, 吴石还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讲课。周恩来在百忙中到班作形势报告, 他透彻地分析抗战局势, 并阐明怎样通过全面发动群众抗击敌人, 指出: 中国抗战, 经过13个月的英勇奋战, 完全证实了一个真理, 只有坚持长期抗战, 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抗战是长期的, 不是短期的, 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日本强盗既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逼上昆仑山, 我们也不可能很快地转弱为强, 反守为攻, 将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保卫武汉的战斗, 从全国的形势来看, 它只是第一阶段能否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 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保卫武汉的战斗, 固然越久越好, 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 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 而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 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的过渡阶段的。只有坚持长期抗战, 加强国内团结, 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他以他那特有的儒雅风度, 侃侃而谈, 纵论天下形势, 使在场的学员很深刻地记住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训练班, 叶剑英讲授《游击战争概论》, 叶剑英穿着那套褪了色的军装, 走上讲台, 讲得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 也深深吸引了在场的学员。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记在每个学员的笔记簿上。

周恩来、叶剑英到班讲课, 扩大了中共的主张在中央军中的影响。很多国民党军官在同周恩来、叶剑英等接触后, 才弄清了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真相, 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共大有人在。

(十五)

连载

解 放 日 报 连载广告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98